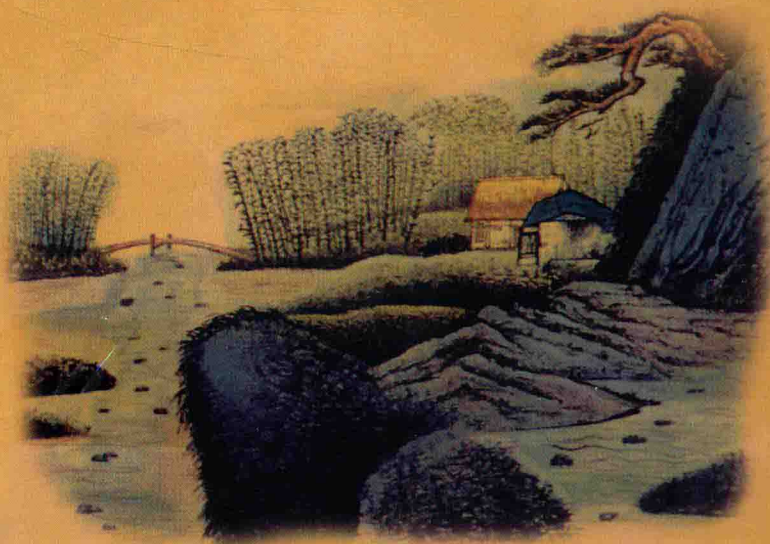


新世纪大丛

苏莉著

旧屋

苏莉 著



作家出版社

苏
莉

旧

屋

新世纪文丛

XIN SHI JI WEN CONG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旧屋/苏莉 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0. 8

(新世纪文丛)

ISBN 7-5063-1934-9

I旧… II苏…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9770 号

旧 屋

作 者: 苏 莉

责任编辑: 天 麟

装帧设计: 晨星设计室

版式设计: 晨星设计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 - mail: wrt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内蒙古晨峰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140 千

印 张: 6.5 插 页:

印 数: 1—1500 册

版 次: 2000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7-5063-1934-9/I · 1918

总 定 价: 100 元(全五册)

本册定价: 1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苏莉—— 来自远天远地的女作家

冯苓植

以文会友，我认识苏莉就是从她的作品开始的。

大约在十年之前，临睡时我在枕畔偶然翻阅着呼伦贝尔的《骏马》杂志。夜，很深了，我却依旧被其间的一篇散文深深吸引着。凭窗远眺星空，我似乎听到了远天远地的莫力达瓦发出的一声无可奈何的叹息。久久没有读到这样意寓深远的优美文字了，我竟激动地披衣而起当即为《骏马》的主编刘迁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

这就是苏莉的散文名篇《旧屋》……

绝不仅仅是为了提携新人，因为在当时我确实对她知之甚少。我之所以被深深的吸引，完全是由于作品自身发出的特有的魅力。尤其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初次出手她完全绕开了一些作家必走的弯路。不去猎少数民族的奇，不去标少数民族的异，而是从少数民族的“质”上去真诚地面对生活。力避哗众取宠，只求淡雅无奇。但正因为如此，才从“骨头缝儿”里展现了达斡尔人特有的民族风情。当时掩卷后我就曾有过这样的感觉：她创作的起点



是高的，起码要比我高。但更出乎我意外的还在于，有人告诉我说她还只是个刚过二十岁的孩子，比我的小女儿还要小。

我联想起了养育她的那一方沃土……

莫力达瓦，地处茫茫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深处。面对静静流淌的嫩江，背靠着绵延原始森林的大兴安岭。在这绝少受到污染的自然环境里，自古就繁衍着勤劳智慧的达斡尔民族。达斡尔族在全国有十二万人口，自治旗境内有三万人，人口虽少，但却创造了一项中国之最——人均大学生列各民族第一。也难怪！达斡尔人崇尚文化，并善于兼容并收。年轻一代大多通多种民族语言，而老一代知识分子更兼通两种以上的外语。仅就近五十年而言，就曾出现过全国公认的大音乐家通福、大画家耶拉、著名电影演员鄂长林、舞蹈家巴图敖其尔等等文化名人。但他们对自己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又保持得是那么好，至今莫力达瓦仍散发着达斡尔族特有的神韵。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看来苏莉的脱颖而出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我也曾为她的成长担心过……

须知，没有舆论的炒作，没有权势作为后台，一个远天远地的女孩子要想步入文坛还是相当困难的。而很快我就发现了我的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她那一件件纯属“普通来稿”的散文竟被一些全国著名的文学期刊纷纷采用了。《早春纪事》、《地震》发表在《美文》上，《牛的故事》、《老樟和干菜》出现在《民族文学》上，《葵》、《市声》、《摇曳的午后》、《地之极》、《风筝远走》、《把门儿的老杨》、《广场和台》等等也分别刊载在《天津文学》、《山西文学》、《东海》、《都市》等种种有影响的杂志上，其间她的《美丽江河》等四篇长篇散文还被编入了上海出版的散文选《生命的眼光》，《摇曳的午后》

也被选入漓江出版社编选的《1991 散文年鉴》……苏莉这种默默的追求,似又印证了那句老话:“酒香不怕巷子深”,或也可以改作“文美不怕草原深”。

埋首耕耘,必有收获……

应该说,这些年来往往是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给人们留下了更深的思考。比如说乌热尔图的短篇小说在全国文学评奖中的“连中三元”,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在国内外引起的广泛轰动。或许是因为乌热尔图和阿来均是我最好的朋友,他们所引起的这种特有的“文学效应”早引起了我的关注。苏莉的出现也不例外,她也使我想了很多很多。是的!他们似乎都在用汉语言文字进行创作,但却又绝不困囿于汉文化的深厚沉积。阿来就曾对我说过,他是用汉文进行创作,但思考间却往往用藏族语言。对他们来说,多掌握一种语言文字只是多了一份拓展空间的自由,而他们笔端下涌动着的永远是本民族最真实的感情。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应该承认:民族的即是世界的。为此必须指出,他们的作品一出手便和当代的文学在接轨。乌热尔图和阿来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绝非偶然,而苏莉的刚刚起步似乎也应引起文学理论界的应有思考。请读读她的散文《牛的故事》吧!你会解读出她淡淡的忧郁,还有深深的民族自尊。或许正是由于这种深深的民族自尊,才使她的散文变得如此纯净如此美。

认识一下吧!通辽有个莫力达瓦来的达斡尔女作家叫苏莉!

虽然远天远地,但翻开这部书你们便会接近!

她正在向你走来,她正在向你诉说……

目 录

苏莉,来自远天远地的女作家……………冯苓植

辑 一

3	旧屋
17	风筝远走
22	早春纪事
28	前进旅馆和战斗旅社
39	地震
43	老樟和干菜
48	八月中秋
51	《西厢记》记

56	面片儿,奶食和粗话
61	牛的故事

辑 二

75	风景
76	远处
77	寂寞之都
78	蜡烛
79	五月
80	塞壬之惑
81	月蚀
82	回忆
83	生存的感觉

辑 三

- | | |
|-----|-----------|
| 89 | 摇曳的午后 |
| 93 | 葵 |
| 98 | 看相 |
| 101 | 瞬间 |
| 104 | 岁月收藏 |
| 108 | 地之极 |
| 117 | 市声 |
| 124 | 手术 |
| 129 | 想起我在大阪的朋友 |

辑 四

- | | |
|-----|-------|
| 139 | 弹指十年间 |
|-----|-------|

143		写作生活
146		没有文字的人生
151		魔方

辑 五

157		收音机
162		足球课
166		广场和台
171		把门儿的老杨
176		美丽江河
194		后记

辑

一



旧 屋

说不清我生在怎样的一座房子里，妈妈可能知道，可她满不在乎，因为她搬过无数次家。

能够浮泛在我记忆中最初的家是有许多木栅栏的，有鸡和牛。之所以记得这些是因为母鸡一叫我便会噤噤地跑出去拿了鸡蛋就丢进大锅里，不管生没生火有没有水。那锅大的可以清蒸一只完整的我，多半那枚刚出世的鸡蛋立刻遭到毁灭，等到喘气很厉害的奶奶终于走出了屋门，这一革命行动已告完毕，据说我那时总伸出空空的手告诉她：“没有了。”以为自己是魔术师。可是我爱吃鸡蛋，妈妈有时在鸡蛋上包了几层纸浸了

水便把它丢进火灰坑里去，居然也可以熟，因为形式的关系那枚鸡蛋吃起来似乎味道特别。有一次来了许多人吃饭，还轮不到我的时候我拉着妈妈的衣襟象穷人的孩子一样嚷饿，妈给我煎了一只很大的鸡蛋饼，里面放了令人讨厌的葱，因为是家中土产妈放的分量同样很慷慨，我跑到房山把它吃掉了（我们那儿管房子的两侧叫房山），我那时那么讨厌葱，觉得只有汉人才吃这玩艺，奶奶说，汉人什么都吃。

记得有一天晚上，妈说一只母鸡不肯回家，她手拉着我拿了电筒去找，结果发现那只母鸡自己把自己夹在栅栏中出不来挤死了。妈说，可惜，这只下蛋最多。

我看见电筒下那只花母鸡很悲剧的样子，既然它下蛋最多，那么遭我毒手的蛋自然数它的最多，可惜，年轻力壮的就死了。

记得牛，是因为有一次我在院子里蹒跚着走路，一只牛却做出要顶我的可怖的样子，吓得我哇哇大叫，勇敢的爸爸来了我才得救，因此直至今天做起梦来仍然有公牛的利角威胁我。我家养牛的历史直至酷爱养牛的妈妈去世才结束，所以我二十岁以前家里都是有牛的，禀性各异，至今记得。当然我还记得喝鲜奶的幸福。

在这个家里，我长到了四岁的光景。那是草屋，面南时而有炕时而没有。妈妈有一个习惯一直坚持到晚年，就是搭好了一铺炕过不久就拆掉，再过不久又搭起来，所以我家总是一副百业待兴的凌乱样子。现在想来妈妈也喜欢过家家，只是比我玩的家家大许多罢了。没有炕而又天气好的时候，姐坐在那块空地上洗衣服，除了洗好的与未洗好的衣服外，她面前的地下还摆着几块被窗棱分配好了的光影，我多半在北面的炕上用奶奶做的布娃娃一个人

有滋有味地过家家、当妈妈。奶奶还做了一套小卧具，是别的孩子没有的。有时候我腿间抱着酸牛奶坛子喝啊喝啊，偶尔想心事，想到高兴处就笑出声儿，惊的姐奇怪这么小的人还有回忆，还会为回忆里的妙处高兴并讲给人听。那会儿喝酸奶的痴迷劲儿大可比做如今的酒徒，喝不见底绝不罢休。

在那个家的时候我只会说达斡尔语，不懂汉话，说出来的都是奶奶的大人话，比如，我的腰疼啊什么的，还说一些在大人鼓励下不明就里的笑话。比如，大人经常拍拍我的屁股问，姐姐，这是啥呀。我说，肥肉啊，他们就笑。直到有一天我感到了羞耻，万分仇恨大人的玩笑，觉得他们真可恶。

那个家在记忆中总是一番宁和的又充满了阳光的样子，是那种所有的人都上班之后，九点——十点的气韵，那是记忆里最温馨的家。在那个家里的时候，我纯真、美好，我在所有亲人的爱中生活，不知人生苦味几何，也没有那么多的欲望，那时我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偶尔有白糖，就用好的态度请求姐给我冲一碗糖水喝，姐一勺一勺地喂我，每一勺她都细细地吹冷，舔净勺下的水痕。不知为什么我总记得这个细节，后来姐自己有女儿了，我在喂她水喝的时候就想起了这件事。

在那个家里，我仅有的叛逆行为是和姐竞争唱现代京剧的音量，唱不过就气急败坏地扑过去抓她，成了日后的笑柄，姐那时已经十六岁了吧，对我来说她是很大很大的人。

当然那时候也有令人苦恼的事，比如由于我人小，叫门的时候又碰上屋里笑语连天，那我只好哭；走在院子里由于只和大鹅一般高，便时时受它威胁。我害怕动物，在动物面前从没有安全感，至今如此。

奶奶不知为什么走了，我现在也同那时一样，只注意到事情发生在我眼前了，从来不刨根问底，什么事只要显现出来我便全盘接受，觉得这再自然不过了。奶奶走了之后有一天，妈妈抱我坐上一辆牛车，说，我们搬家了。就这样我离开了那个家，我当然不知道要收拾自己的东西，因为我也不知道我有什么，我是什么，对一切都浑然无知。对妈妈来说我可能只是象堆在车上的一件东西，可以搬走，在另一个地方放置，只不过这件“东西”标有“小心易碎请勿倒置”的记号。

新搬进的家仍然是一间草屋，那时候没有砖屋，连爸爸的单位都是草屋。其实那时候的故乡就象一个大些的村庄。新家的北炕住着大舅一家，南炕我们一家，很是热闹。舅妈笑口常开，她烙的饼大大的，我若坐上去也还有余地。大家拥有杰出的食欲，饭做得糊里糊涂可每个人都吃得很多。然后小孩子们玩、吵架、哭，然后再玩，猛然间打倒了般一下子就睡了。

原来的家没过多久就被新搬进的人家拆掉了重新盖了一座。房子的脸是一层红砖，后面还是土的，上面也还是草的，这种房子叫“一面清”，是当时比较高贵的一种。漂亮是漂亮了，可已经不是原来的家了，当我看到那旧屋的房顶被抓得露出可怕的样子的时候，我就莫名地想哭，当然谁也不相信一个四岁的孩子会有恋旧的感情。

我的新家在旧屋的正前方，打开后窗便可以见到我已经失去了的家，于是我便得以从始至终地看它怎样变到后来我不认识的程度，直到从我意识中消失。

现在那个地方已经翻盖了好几次了，木栅栏也变做砖墙，闻不到一丝旧时的气味儿。后来我也怀疑我曾在那个方位生活过，

只会说达语。就象现在我只能流利的讲汉语一样不可思议。

二

奶奶回来的时候我还在外面玩，我当然看见了她，身上感到一阵异样的发热，我后来才意识到那是血缘及美好童年的关系。

照那时的感情一定可以扑上去大叫一声“奶奶”便粘住她不放，可我不知为什么感到一定要压抑自己的感情，担心她不象我想的那样亲热该怎么办呢？于是一直等到我能够以看陌生人的心情进屋靠在门口远远地望她。奶奶招呼我，说给我带来了好吃的东西，就象现在我也以同样古老的方式诱惑孩子一样。我装做不在乎的样子掩饰我的欲望，等到我开口说话，令奶奶惊奇的是，我说出来的全部是汉语，有些她还不甚了了，仅仅一年时间我就不会讲自己的母语了，只可以听。谁都没有意识到这个。奶奶夸张的惊奇也使我想起原来象鸟鸣一样流畅的达语已被生硬的然而又固执的汉语完全替代。

奶奶重新教我说母语。无奈，后嫁接的语言已经不能象原来那样自然，我时常懵住想不起个别的单词，得由奶奶提醒才能讲几句完整的达语。后来的许多年我只和奶奶讲笨拙的母语，奶奶去世后，我便再次丢弃了我的语言。这是一个无意识的过程，现在我才感到我便是我们民族命运的一个小小的缩影……这当然是搬到新家一年以后的事。舅舅一家已经搬走了，他们盖了新的草屋，前后左右都是宽敞无比的田园，我觉得他们住在天堂里，我不知道他们其实很穷。

我的这个新家说起来新，其实仍然是旧的。我们买下舅舅的